

督師紀略序

往高陽公之身請督師也 熹



皇帝命之曰漢唯孔明唐則裴
度訓詞鄭重箴以加矣高陽公
當潰敗之餘驅東西孽虜整頓

歐脫四百餘里駐師右屯遊騎
出入三岔奴一夕九驚自遼陽
徙瀋陽復營窟塞外幾幾遯匿
矣此其功名較祁山之營壘天
水之嚮應何如哉乃內格于逆

璫外格於媚相耳食附炎之徒
又從而擲揄之勞瘁憂懣幾于
盡瘁而下無韓弘以爲都統李
愬以爲前茅縱有總愈猶孤掌
耳而璫勢相威蔽主上於重

醫翳玩 主上於股掌雖有烈火
燒心衆鏘叢體之懷不敢敷陳
當宁其難易又何如哉僕本以
徵書起家會時之急遂爲特將
高陽公以其謀謨可佐萬一遂

入叅軍事出領中權拮据三載
同忤時以去昇鑊餘生復構

聖朝記憶往事與同幕鹿子伯
順輩纂輯成書庶以示之來茲
夫有亮度之才亮度之遇其難

易尚如斯也而况于它乎

前贊畫督師軍務翰林院待詔

茅元儀撰



督師紀略卷之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天啓壬戌正月廣寧棄

朝廷震悚言者薦講

官孫承宗章數十上先是辛酉遼陽破御史方

震孺薦公銓部擬以佐樞

上以在講筵不允

是年熊廷弼王化貞爭戰守不決識者知其兩

不任屬意於公故兩人逃則交薦公

上命以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二月初

十日也公辭不允既入閣 上卽令暫掌部務
蓋是時兵部尚書張鶴鳴出視師左侍郎王在
晉署部衆知其不能任故意欲公以閣臣攝部
事如張文忠孚敬高文襄拱故事故 上卽傳
旨至閣公復辭不允以辰入閣午入部仍以侍
郎承旨公入部卽疏曰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
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才兼幾分癡騃之
性決不肯妄承於身蓋所謂癡騃者習聞忠君

愛國之說不徇人情不聽私囑投之賄必告於
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懃懃懇懇期於集思不
以護黨期以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不避毀
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從旁之蜚口乞
皇上飭勵諸臣勿角口語勿事虛文司兵馬者
不得恣意於不可多而不顧供應之難司錢穀
成造者不得刻意於不可減而不顧星火之急
卽科道諸臣事必盡言言必盡事第人有賢否

事有緩急須身在事中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以副言者之籌策蓋諸臣望臣以必行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臣以必可言惟必可言乃必可行世人厭多臣覺厭少矣是時兵部與戶工日相爭執推諉以誤軍國而言路各欲行所言不盡售則隨擊之其所言者又多不可行故首及焉中外改色又請重武臣之權略曰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

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大破常格弗拘資序又不得僭破例以徇情分至於武吏宜精擇將略不拘曾在戰陣曾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宜令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凡偏裨而下

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令其自擇所意氣相孚者卽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卒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俟軍費不得制其師蓋兵之精不可以事窺粗不可以理解而文吏不達時勢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馱而不得展凡將吏所以御士卒

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爲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攝登津不必更爲兩蛟之淵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惟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旣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罪年來經撫而下多起於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蓋予以不宜得之榮

實予以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是爲文犧
旣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遼事畀之小勝小
衄皆弗問北縻西虜東聯海防無諱於所未效
遂以爲不可嚮而城堡有所復卽以其人畀之
略法黔國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
特資其兵饒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至於京
營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類盛而易譁也臣以
爲先精簡其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

主之費倣古伉健升爲親軍而後徐責其疲病
蓋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至於清詐冒但
責其着役有人使強壯卽冒亦當予粟以爲弱
則真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總如
宋初升籍之法更宜發數萬金令近畿兩三百
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都門備而不用便可
平糶以惠窮人而官饒其息如淮上當南北之
衝當以總鎮據其上遊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

多於賊法當散以孤之但兵交原野議紛廟堂
此往代失着言出而咎票擬之不速旨下而忘
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
斷乃成蓋法非一人之法必 皇上先立身於
法以與天下共繇於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
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於用言以倡敢諫之氣
嚴於奏成以息衆議之紛 上嘉之又疏請問
翫臣以振起人心是時四川招兵給事剛時舉

何以服本辜何以服天下抑何以自服其心於
是二人之罪定至乙丑逆璫竟以蔣應陽事以
不軌戮廷弼致今爲口實服公之先識云是時
經略熊廷弼逮尚書張鶴鳴以視師往非專官
廷推解經邦經邦辭遂削籍再推王在晉在晉
苦辭人以經邦事挾之不得已往至關卽歷數
永平西至通州之可守者以聞人云其意欲棄
關以捐重任矣頗籍籍或以語之於是議築重

關於山海關外八里鋪其意卽守關亦非所樂
勢不得不守而又恥於蒞關無所爲則人將議
之而金錢亦未可遽請欲問關以外則所不敢
於是欲離關八里復設關其說以外關破內關
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其工四千餘丈爲
費百萬而城樓等不與焉疏上 上許之先發
二十萬已肇工矣監軍道閻鳴泰袁崇煥力爭
不能得奏記於首揆葉尚高在晉之所倚任者

其分理軍需兵部主事沈啓贊畫軍需舉人孫
元化所與估工建議者也亦陰以不可聞於首
揆首揆出四牘示公曰是不能臆決我將親閱
焉公曰是宜宗往其敢煩首揆乎是時六月十
一日也公大病方小差疏請於十五日單車就
道而以職方主事鹿善繼贊畫中書舍人宋獻
隨行 上大悅公攝樞凡百餘日所條畫數百
事俱切時弊如解蜀圍平蓮妖皆出自公籌畫

別有紀不載公旣陞辭行至通州念曰撫虜之
議未決是不可不取道密雲一晤制府是時兵
部尚書王象乾先於辛酉出行邊遂畱制薊遼
欲用百萬以撫西虜而責以禦奴廷議紛然故
公往密籌之是時又方有十三山之事當正月
間奴酋渡河王化貞望風走將領孫得功及諸
生輩具香亭迎奴酋入城奴尚疑詐也偵無有
始入大掠子女玉帛方酣暢第四子河干貝勒

卽今酋也與其第三兄請曰經撫並逃千里無
人畿東震駭京師內擾不乘此長驅豈以京師
華實不如廣寧耶奴酋曰我姑享於此大業在
爾輩爾自將以往於是盡以精兵配二子是時
寧遠以西俱爲廷弼驅廣寧以西如右屯如義
州如錦州如戚家堡俱尚城守二酋令降人下
右屯盡徙其衆以東戚家堡人懼遂全城降西
虜奴慮錦義未下下令曰凡髡以從我者俱安

堵如故虜闌入人家動一芻一粟及睨視子女者俱斬民大悅俱髡以從二酋乃按兵前進大兵至杏山前哨已及罩籬山矣罩籬山去寧遠止四十里耳奴三子若有所見遂墮馬死河干馳急足白老酋老酋懼遂命徙錦義之民以東於是姦殺橫行矣義州民不勝憤半復逃回城半據十三山以拒奴率大兵攻義州義州人殺奴累萬奴終屠其城據十三山山城者可四萬

餘他據前寺山者又萬餘據查角山者亦四萬餘約可十萬俱在二三里間奴以全師圍之主者爲大俠楊三三以人衆使畢麻子生西門而身主東門又以畢麻子之兄畢二主前寺山第畢五主查角山楊三勇烈得衆心故奴集八王子兵攻之弗能克賊逼山三必逐之得始已故賊爲長圍日則分哨夜則列炬爲守無敢仰攻一日楊三逐賊道遇劉伯澹伯澹者故廣寧太

學生降於賊使督右屯鹽伯澹故與三交見三泣曰我被逼於此日夜何敢忘本朝子死守辛苦苟何所需當以相濟楊三叱之曰爾果不忘天朝乎何不速爲計曰固也俟其隙當與子夾攻楊三曰我十萬之衆資糧民害時出爲運虜弗敢迫也所患者少鹽耳伯澹曰是不難當於今暮運鹽過山下子來見逐我棄去以無疑虜遂相嚙指爲誓是夕餽鹽果如期畢麻子者狡

人也以兄弟各長帥欲奪楊三柄遂給其衆曰我屬今爲虜矣楊三入劉伯澹餌將以爾十萬贖博孤山矣孤山者虜中總兵號也衆信之遂各治兵攻三勇驚衆不敢逼畢麻子邀父老拜之曰我誤矣山城得有今日楊三郎力也奈何兩虎自鬪乎父老曰固也得如是十萬人幸甚遂爲講解於三三曰始事者我也我降得死所乎畢麻子疑我亦忠義也今旣白當徹備備甫

撤畢麻子卽麾衆殺之併其衆自楊三時卽募死士請救關內時在晉爲經略若弗聞也至畢麻子時屢令陳天民等請救十萬忍死待且六月長安籍籍聞之矣公曰此天所以資我恢遼也奈何棄之故至密雲謀於制府王象乾曰頃見監軍袁崇煥請以五千人出守寧遠去關門二百里其去十三山者不足二百里使駐寧遠以壯十三山之勢別以驍卒救之便則因據錦

義不便則退保寧遠奈何棄十萬以資虜抑快虜鏑乎象乾曰然但關卒方風鶴主者未常鼓其銳豈能出乎當發護關插漢虜之勁者三千以爲護公曰當至關與經略速議之取道盤山而出途經永平內徙遼人填集啼饑號寒蓋是時郡邑不容遼人而遼人奸黠者亦爲郡邑苦公乃命發穀稍賑之職方鹿善繼請於公曰每言細奸匿於遼人寧遠無近今擁關而居將何

止乎公曰是誠然然我寧終能棄遼恢遼而不
以遼人孰爲當外徙者故寧近無遠欲以爲遼
資也六月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其去舊城八
里耳其他口可入者則猶在八里之外經略度
守新城用卒四萬使其不守則四萬人盡矣委
之虜乎抑開內關入乎在晉曰三道關可入也
公曰如此則賊至人息逃如故也又安用重關
在晉曰當爲三堡於山以貯潰者公曰如此又

安用重關公欲具短服快鞋策馬歷寧遠覺華
蓋聞鳴泰主寧遠之議而崇煥佐之在晉力持
不可而逃回監軍張應吾邢慎言佐之公以重
關無用易見也其寧遠覺華果迴環向背扼要
當衝非親度不可見而在晉以死固爭曰出關
一步皆西虜矣前哨將左輔名駐中前實身在
八里鋪關以東寧遠以西五城二十七堡止此
一城一堡耳鋪故無恙中前城亦前棄而近緝

之僅兩破扉耳脫元老出必不虞主兵者何以報 明天子惟有伏劍死耳公曰是不然東奴哨馬聞在杏山去寧遠尚數十里也其西虜以護關來卽戎心叵測豈遂誰何在晉涕泣告又哀乞偕行幕僚于是至中前所而止在晉後數年晤幕僚宋獻而語之曰向在中前曾與君共患難也公自登中前城遙見寧前形勢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峙海中與寧遠如左右

掖可以扼奴之用水而且得展我之用水是必不可不守然欲其意自在晉發之可以無二三乃虔心告語凡七晝夜而在晉終臆胸不應公嘆曰使病軀不死無可讓者矣乃復出關入一片石以一片石爲關它衝耳在晉從公復力言之在晉曰覺華島以閭監軍議已發兵千五百戍之矣其寧遠之議當姑守中前蓋張應吾曰孤兵在寧遠大寇來誰爲應者邢慎言曰知其

卽當守而先後緩急當辨故在晉主其說公曰
孤軍不足應敵誠然倘我不守而賊以一兵據
寧遠一兵據覺華是將急之乎緩之乎是卽可
緩而十三站之義民數萬可緩乎不如守寧遠
而來義民擇其強者爲兵餘以屯牧無使賊旣
不得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數萬之衆盡化爲
東西虜而益之勅敵在晉堅持不可應吾曰卽
可入而吾虞其姦而將殺之况援之耶公知其

意不可奪乃始黽勉歸閱薊鎮諸口從夾山中
行至建昌大雨乃畱七日先以關上形勢及諸
當行當罷事宜暨撫慰遼民與窮塞水災入告
公所云關上事宜于守關則曰不如以百萬之
金錢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
寧遠之衝覺華相犄角而寇窺城則島上之兵
勿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卽無
事亦且驅西虜于二百里外以漸遠于關城更

以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於撫虜則曰偕已往
悞着動費百萬而不以為選練如督臣撫夷用
夷之說則臣種種有疑所云虎酋之助順兵動
則犒賞及吃食可二十萬而以夷兵二萬守邊
歲該犒賞三十六萬酋之助順以何時數約之
而未有定期得無以講賞之兵闕于邊卽為助
順乎曰助有必主我以何時以何將何兵從何
道出應之而但曰助順又曰塞上增兵二萬歲

費募餉一百九十四萬如募兵又不能不撫虜
歲費銀二百三十四萬八千而用虜止費一百
二萬臣又疑用虜而不能去兵也今之五十六
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為額也
歲百二萬已不能繼而恐又終不能去兵得報
乃謁定慶二陵而入是七月二十八日也上遣
中官頒賜銀幣羊酒且令仍攝樞公疏辭樞務
不允前遣行時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公至

此凡五辭止允辭官公始拜服之

督師紀略卷之一終

督師紀略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八月初九日 上御講筵公乃面陳邊事遂極
言在晉本末 上大駭令具疏聞公疏曰大約
臣之意實着在及時立練精兵而練兵在精簡
良將其道在有沉雄博大端謹精詳之大臣力
去逃官逃將以洗天下之心而新其耳目仍以
用毛文龍用西虜爲虛活之着蓋文龍之着實

而力未卽能奏故同爲虛其主意在守而其守
在力修戰具其戰具在關而其提掇全鎮之精
神在關以外遼之土雖陷關外而當有聯絡關
內之襟期遼之人雖奔關內而當有安頓關外
之籌策議不在同而要在盡天下之情以竭其
智謀或有異而要在研天下之幾以集其成經
臣王在晉精勤有餘而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
博大之未能袁崇煥英發貼實綽有擔當自願

爲大將臣取其志尚欲練其氣聞鳴泰沉雄博
大有之端謹精詳亦有之然而成色未滿八分
又聞諸臣言新侍郎王之宋舊淮撫李三才宣
撫王之臣可備經略之臣而臣未見其人當此
間不容髮之時臣已不顧其性命何敢復問世
人面皮蓋臣至關而真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
化爲強將強兵加之種種着數自可爲計無人
爲主卽終日終年調兵調將加之百文龍萬西

虜十重城千道塹終是隔靴搔癢獨是承前人
蠱壞之餘正秋高馬肥之日一接手而天下事
不可知卽任者爲懼而任人者寧不懼臣以此
身付之矣 上卽召還在晉以爲南樞委公一
意擔承緊要事宜應會各部或本部徑行不必
覆奏公嘆曰經略去矣代者且將奈何以其以
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
付之不可知之我乃拜疏曰 皇上急催更易

經略一時諸臣同心憂國無不悉意商確而目
前人才止是如此但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
來兵未合營將未束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
鑿口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不簡兵不練何以
爲守西虜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守關之計
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
萬之工而待歲時逃將之破冒逃道之籌策寧
足問乎杏山數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爲夷虜

關城數萬之流入豈可忍其盡爲溝瘠而方且
釋最急之計與可緩之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
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爲西虜之幕場
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於關而逃官難於色
也可乎蓋精意綜核於瑣屑神情凝滯於偏枯
認不可憑之數以爲遠大而反失其目前略不
可忽之機以爲目前而又失其遠大倚不可任
之人以爲公勤而或隔于忠計聽不可信之語

以爲忠計而更疎於公勤在晉業蒙 皇上召
還矣然而代者實難其人今舉朝皇皇若天下
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卽臣所疏三四人臣
所未見者旣不敢任耳而臣所久識者亦復未
盡滿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
可知之人而臣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卽天下
以爲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
官赴山海督師如奴來窺關必不使匹馬橫行

如賊稍斂輯臣當提掇全鎮之精神如遼人可用決不敢以衆疑而槩棄西虜可撫決不敢以衆信而遂憑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廟 光廟之生成也 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各處軍務俟功有次第卽召還朝仍給關防勅書以便行事勅略曰前屯中前所等處尚可城守亟宜經理

其寧遠廣寧暨河東舊土漸圖恢復內安外攘夙稱重任出將入相尤鮮兼才惟卿以密勿贊襄之臣兼干城腹心之任旣謨謀於帷幄復筦攝乎戎樞今且秉鉞以統元戎建牙而分外閫安危之任實爲一身朕所倚賴亦惟卿一人漢則孔明唐惟裴度卿其勉建勲猷除克雪恥以標名麟閣此首揆葉少師筆也公疏請以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以原官順天府通判杜應

芳升武庫主事隨行前請帑百二十萬爲遼用上已發五十萬貯部請復發三十萬疏略曰數萬枵腹勢何能久有罰無賞法何能行但決不敢妄費一錢臣誼在弼諧今以邊急暫遠闕廷自念天下所極難在兵而兵所最難在東臣不揣材局若冒任其難然一簡良將便得精兵規模既定便可就理乃若仰贊聖謨下調輿望則諸臣之計安在天下爲難而臣所計安在一隅

爲易也 皇上躬天地神明之統每事俱快人心每事俱當天意是 皇上計安天下在幾微爲難而臣所計安一隅在枝葉爲易也臣願諸臣佐 皇上力爲其難而臣亦不敢自外諸臣以圖難於易 上嘉獎允議於八月十九日陛辭 上賜尚方劍銀幣坐蟒令百官吉服入朝閣臣俱送至闕門公念自古取遼必兼用青冀今雖經理於關而恢遼全着必資於海途次遷

安卽拜疏曰今屯大兵於山海以選將練兵爲實事以東連西結爲活着以東嚮敵爲正而以時乎彌串時乎廣鹿時乎覺華爲奇蓋用力肘腋肩背之間以繫其腹心其應不得不分其救不得不急我方在險而運奇彼安得履平而嚮正繇登萊而東北於虜之入穴近卽牛毛嶺險要而虜不能不念也繇登萊而直北於虜之出路近卽四衛不甚愛惜而虜又不能不念也今

覺華彌串旣各有人便可以登萊兵將爲四衛之計因薦山東人趙佑令謁見閣部以商方略蓋三方布置自廷弼創之然廷弼之意卽關門亦止爲守况天津登萊乎公意以我欲恢全遼必先復金復海蓋南四衛蓋四衛在三岔河東而實全遼膏腴之地遼西七百里北山南海寬者不過數十里狹者十餘里耳其舊鎮遼陽在河之東然開原鐵嶺一帶俱切近北鄙地亦荒

瘠唯四衛膏腴而又近海遼之所以富實以此
奴自破遼陽四衛卽沒於虜及破廣寧全遼盡
失然使自河西步步爲進地遠難於計日而於
虜無切近之災我竭力以徐圖彼猝至而遽敗
矣如自四衛入則置刃於腹而且迫於遼瀋彼
自不能安處毛文龍初得旅順奴遂震動者蓋
旅順在金州之尾而四衛南口耳文龍不能守
旅順遂棲彌串島其入也止可自寬鞏寬鞏在

遼陽之北地不甚要而爲入亦難至於自牛毛
嶺以擣奴之穴此直爲聲耳其道甚險卽已登
陸而尚有千里且奴家口珍異盡在遼陽亦不
甚顧戀中朝主用文龍者以此而不知實非肯
要故公以三方布置皆當爲戰欲令登萊兵圖
四衛之南覺華兵圖四衛之北則奴虞腹心之
潰而自不能窺關門公閱關時卽決計矣故首
建此議使趙佑入長安欲中朝爽朗而中朝不

識也趙佑者名家子感激自奮終無與之者遂
怏怏而歸九月初三日公抵關是時閭鳴泰以
公薦已爲撫軍總兵江應詔先受尚方劍爲大
帥公是日卽令應詔定兵制袁崇煥修營房立
功總兵李秉誠教火器廣寧道萬有孚募守邊
夷人採木遼人修營兵部司務孫元化相度北
山南海設奇兵於高深之間遊擊祖大壽給糧
餉器械於覺華新歸之遼民蓋是時逃潰之餘

兵雖名七萬而殘冗無統或將數千或將數百
各據所自稱以冒餉甚則一營千八百餘人而
爲官者三百一十七又有所領止四十三人而
官居十有七兵譁於市互推算受兵擾民居無
敢或問欲加簡練遶市而呼寄食市肆警至肆
空則士卽枵腹予以本色算或肯受故首令應
詔定兵制使營三千類以聚之無使不協又爲
築營房以居之五人一屋有家者專分爲三部

每部五管卽設其帥署於部將署於營而中軍千把總各次列焉管房環列使將卒日夕起居共之兵易於簡而難於譁難於逃屋給三金不足則或加一焉使之僱遼人以為工其受僱者卽以寓賑而且弗以疲兵兵欲得僱值而身為之者聽然不得以妨練木必藉于虜產萬有孚故廣寧逃回郡司馬象乾用以為廣寧道使專撫虜廣寧久失藉名以僑寓關門以其督虜也

故使督採木孫元化者以孝廉下第上書請以所習西番火器銃臺自効關門公在部時覆之使出贊畫軍需閱關回題授兵部司務故使擇險建臺以終其長祖大壽者舊遼撫王化貞中軍也給化貞逃卽身走覺華島蓋其產寧遠也覺華有別業焉故率衆六七百人據島觀望其甥白臂向在西虜拱兔營用事拱兔營正直寧遠欲因白臂以歸拱兔監軍御史方震孺招之

遂據島顧盼鳴泰以舊誼招之使卽據覺華又力請於在晉使金冠將千餘人佐之亦實爲監也至是以陷虜人有逃回入島者報故公資給之亦欲因覺華以圖寧遠耳然哨馬止在中前所中前所去關纔三十里東四十里爲前屯公閱關後故經略袁應泰中軍趙率教以棄主逃罪當誅人或薦之赴關自効請於在晉乞往前屯在晉怒令自率家丁三十八人往不敢前尚

寄居中前所前屯又五十里爲中後所又五十里爲中右所又三十里爲寧遠度兵力未能踰越至寧遠也乃令遊擊魯之甲以米三千布二萬綿一萬往迎陷虜回者使居前屯其人可六千卽十三山義民也乘雨逃出公閱關時聞而促在晉往迎之在晉檄通判吳士科以舟泊筆架山迎之在晉不欲其入關又不欲使屯牧關外故載而置之島饑疲多死其無貲以賂士科

及長年者又俱付之波臣矣至是始得舟渡之
至趙家嘖嘖直前屯之甲乃迎之入城城有西
虜每掠之之甲驅虜出率教遂編次之爲兵於
是始闢荆棘漸修輯其殘堞矣時尚多病者羽
林衛經歷程崙以知醫 上令護公行公令率
諸醫往療李秉誠故逃帥當誅人以其才尚畱
關門公聞其能教習火器故用之自以爲匝月
可成亦僭以剛封齒之意耳然氣沮不能禁令

聊自演一營公於九月初三日蒞關事方欲整
衆救十三山者而初六日被屠十萬人自前逃
六千人外盡被殲夷止兩男子脫入關公大慟
於是度寧遠諸城無衆可守乃議招關以內之
遼人爲兵一人應募一家可資以養卽隨其兵
以出關袁崇煥舉叅將楊應乾可任招募以其
爲遼人也復以崇煥議令陳諫將川湖兵出防
前屯以佐趙率教川湖兵大率皆土司勁而易

譚在晉時分守北山據堞不下在晉以王光有將之終任不識其兵曾結陣以逃崇煥身追之還伍故厚其糈使出關關內兵之出自此始也公方綜理關外諸務而先整頓關內以爲根基於是禁絕餽遺宴會撫軍偶以公宴沾脣亦荷切責州邑往齎供應以伺大吏張筵驛遞佚公馬以俟大吏差撥者俱罷之省叅謁使專一于公事如有所欲言則非時叩扉弗復拘常格罷

八里舖工使并力於舊關城加高五尺或七尺新城僅堆土數十丈已糜三萬金半入經略橐矣營房旣建乃一意教演火器是時能火器者不過數十人公日短服親至營中按教之始有賞無罰繼則賞罰叅以所教多寡遲速爲諸將殿最每大犒則厚能火器者以表異之又分諸贊畫教肄之不少休於是營有數百人矣關上騎卒精悍者不過數百人乃調千里內諸將內

督師紀略
丁擇其尤者三千人立爲騎營擇騎將李承先
統之中千以下俱高其選躬酌酒具威儀送之
蒞於是騎士始奮矣公曰我始得有其兵有其
將也於是乃考核諸將蓋前此在晉召還逃道
張應吾邢慎言亦罷去在晉因颺言于衆曰孫
公來將盡殺逃將逃兵欲鼓以爲亂公至示寬
大曰兵之逃將罪也兵何誅卽將逃而今能自
勵當爲浣舊淬新然將之疑信者半頗爲偶語

公益示以不疑第賞罰其所業兵各有安居無
一人擾民民之逃者盡歸市肆漸充兵遂樂止
知有汰逐不能煽衆矣於是精閱之汰副總兵
王光有等六十二員而它千把材官凡數百人
逃將約略清矣各以生還幸俱頌首去於是乃
稽核衆務以鹿善繼王則古按兵馬錢糧沈啓
杜應芳孫元化按軍器火藥錢糧宋獻程崙按
撫夷買馬錢糧宋獻閱關回公頗疑之故督師

時不復以隨行獻固以請公曰是閣僚也且以贊軍拜何俟請乎時已抵關故并委之乃定領餉之法必將申於協協申於鎮鎮會道掛號始得支繇此而冒請者斬無赦器甲火藥在晉向以所攜主事沈滌分理公命杜應芳簡之滌不受也再以鹿善繼往火藥庫焚公問其主者何以致火曰火從天降但見焰自藥起須臾盡矣公曰藥焚而焰始起汝得坐以觀無恙乎乃真

之法別局在開平最大再令應芳往芳與滌同宿夜半局又焚芳倉遽出主局夏應禹泣曰循環簿燬矣奈何芳曰是不然循與環不俱在下也火必自應禹祭號泣以公將殺之公曰豈遂以文吏殉哉况盡寬既往乎但自勵無狃司務孫元化所鑄西銃成三試之俱轟裂引咎請罷公曰君非冒者但大器晚成耳

督師紀略卷之二終

督師紀略卷之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於是議夏大將以江應詔駭不中程前令合
兵制跋跋終無成而且無飛揚之色沉毅之局
遂移三屯營總兵馬世龍代行授鉞之禮而拔
建昌路遊擊尤世祿調京營練兵總兵王世欽
爲南北部帥世祿驍勇善戰兩兄俱爲大將歿
於奴故特拔之以壯士氣激私仇王世欽者宿

將王威子家有禁丁故僭以資又前奉命將出
同兩司馬閱京營將得十餘人至是調取之向
廣寧潰邊臣議調九邊兵十萬公曰是不可以
天下殉一隅也乃核諸邊銳卒坐調之止萬二
千人但弗得以中下塞而且訪其鎮之驍將坐
取將之來而卽以向所請之帑尚貯兵部者自
部發邊以爲安家衣甲馬匹費共可二十五萬
有兵馬不如格者卽擒其所發將領殉而又議

更番之法以慰其心使無以老師自沮於是兵
威始振遂商度四衛之事劉愛塔者遼人也爲
兒時奴見而奇之蓄以爲心腹愛塔者愛它之
譌也及長善用兵以爲都督奴甚倚之然其心
頗內嚮見遼人頗左右之時露其自拔意時有
楊朝文者故海州世弁也習聞其事愛塔方守
金復金復被陷民息歸若渴公乃爲符使招降
將勗義民與其徒吳國秉等往而又有壯士張

盤者亦假名銜使偕行又使齎裘絮等犒文龍
以下而別作溫諭諭王紹勳紹勳者故遼將航
海歸向以登撫陶朗先令往圖四衛文龍先乘
便發因令援之勳與文龍左公知其無用閱關
時卽疏請量移內地至是招之入恐其折於奴
以中文龍也有假文龍之使以請餉者衆皆惑
公獨覺之斬以殉有假濟文龍火藥闖出與奴
者公俱禁絕之而又遺書登撫袁可立使激登

帥沈有容自奮開正局四衛以游御史士任劉
招練國縉兵合之得六七千人便可往駐廣鹿
便則取我附近之洲而據之賊小來則據之洲
大來則避之海以用古以三肄疲敵之法公閱
關時常切責有容有容自列公遂獎激之有容
實豪杰以朝議令佐文龍文龍實不足佐故公
以有容當自專不足爲驟貴者役也有容亦感
奮公旣發東使乃一意馭西虜自東潰以來王

象乾招西虜守關羅城之外盡羶幕也自魯之
甲從前屯回主守中前所而撫夷將朱梅叅將
楊應乾等各受命招遼人爲兵於是中前之守
固矣自趙率教守前屯陳諫以川湖兵佐之左
輔前哨亦移駐焉於是前屯之守固矣而撫虜
之地猶在八里舖故無以禁虜入象乾又欲開
水關撫之關內公執不可曰虜爲護當護於我
所守之外奈何居我內地爲盜爲掠莫之禁乎

乃先安設鐵場堡使關外聯絡及中前所鐵場
堡者近堡也在晉時亦棄不守故先復之方議
移撫場於前屯之東撫夷將朱梅慄不肯公欲
斬之乃始東初崇煥議於中後有孚不可乃議
於狗兒河象乾又曰不可乃定於高臺堡於是
前屯以西實爲我有矣公以撫事方始而金七
入出潼酪往來不可無籍以考使中行說持爲
絕學乃檄萬有孚宋獻條次之公自爲序說後

晉師紀略
屬贊畫茅元儀論次成撫夷志焉方在晉時我
哨馬至中前止耳公既安設前屯乃屬前哨設
撥馬烽火直抵寧遠先是周守廉左輔司前哨
守廉久任是職凡遼之潰俱守廉先奔而與羅
萬言共事廣寧之役萬言降奴而守廉內應之
自入關以來奴哨亦至杏山止而時有偵騎往
來守廉密示以機宜公聞欲斬之而素出象乾
門下力庇之趙率教之逃也籍守廉得活故率

教力請之而守廉公曰守廉屢逃不吉于軍卽
吳六當用之別鎮乃罷之而專屬左輔左輔擒
其偵騎八僕喇以獻因刺虜陰事自是哨馬不
復東矣先是奴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
是知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恐我因也
度我必追之則伏騎西寧以待西寧者河西濱
河堡也既而我兵不出乃始徐撤之渡河遼之
遺黎千餘人遂入廣寧城食其燎餘西虜聞於

萬有孚有孚請帥大兵出關以西虜爲先鋒以復廣寧蓋是時虜去廣寧卽軍中亦未知也知公不可欺則又因幕僚以告公曰遼人髡而從賊是亦賊也殺千餘人足以誡賊報復廣寧大都會而斬獲又可當侯封格以此爲相公地不亦可乎公曰是焉得爲彘餘哉乃下教有孚曰適得報聞虎酋以所部貴英哈領衆二萬到廣寧近地且云助兵也真耶假耶實有若干耶可

一一細查勿爲狡夷所誑我因以誑朝廷也卽真矣實矣第東虜在而西虜百計虛支不來也今西虜來而東虜先去矣此中得無機局耶向之不來果畏奴而避之耶抑通奴而不肯來以失好耶今之來果乘其旣去而僭省力於空城以邀功耶抑兩虜原通而奴特以所棄予西虜令之坐收助兵之利耶卽不然拾奴所棄以歸我而我何以守乃其助兵不可折也何以待之

軍門曾云偕若輩爲守三岔亦可爲否耶卽守三岔又何以待之卽前有約而不可不申明也昨議原欲此着以攜兩虜之交爲正着而細覘機局似兩虜原相通者其狡或出原議之外也貴道諳練事體可悉心體察大約分明一二分便可爲朝廷做一二分事勿謂虛圈套可襲也慎念又下檄曰西虜乘東虜去廣寧欲以援復廣寧賞格不可聽其斬我人以當奴必以殺我

人論致罰如前盟於是用虜之計詭矣哨揆清虜間無繇入每僭資於水公愈嚴通海之禁蓋濱遼之海北海也入本朝以來以厲禁於關恐以海漏故禁不開 神廟救朝鮮時邢玠爲制府議欲開之而湮久無識趨避者又恐弛禁故中止然自津以運從南道則折而至登州復循而及旅順自旅順而蓋套覺華其途甚遠自北道則天津而灤而關而覺華道與陸等所省殊

不貲自李長庚爲督餉始用黃胤恩開之爲利甚大然虜間亦易入故公嚴之而祖大壽時守覺華載族人家口二百餘冒禁不報直踰關而出公立斬其主者於是海禁肅清矣分理軍需沈啓事未竣公示曰近各局所造半扇潦草以至銃砲傷人今後各鑄其官其匠姓名及日月於上糜費可五金者斬匠倍則斬官失款識者兵將不得擅領官有求兵將賄方與精好之藥

不則粗惡者姑寄首於項再犯者斬於是局匠稍知警矣是時嚴寒 上念公乃令內閣中書舍人陸宗本齎貂皮賜公及將吏公率屬以謝刻詩于亭以旌 上賜公又發椒市葡以飲三軍以當投醪以廣 上惠公乃立六館以招天下豪傑一占天館凡通仰觀風角三式者一察地館凡通夷虜部落道里山川阨塞安營立寨及屯田水利者一譯審館凡識寫夷字通說夷

語及情事者一偵諜館凡精敏便利能入虜穴
諳虜來往者一異材劍凡俠骨殊材能使外域
及有劍術如荆聶之流者一大力館凡力能挽
繩攜重至千觔或六七百觔及能飛簷走壁日
行數百里者是時有杜應魁之兵在臺頭營杜
應魁者故遼東備禦也罷官市酒長安然其人
實悍毅可爲戰將有物色之者遂坐作聲價必
欲得大將方出給事韓繼思薦爲副總兵招兵

所招兵實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糈部執格不與
遂未免虛伍以養壯士又時京師有劫略皆以
爲應魁所募乃出之守臺頭營遂補東協副帥
至是言者不已 上勅公會撫臣閱其兵閭撫
軍令袁崇煥往伍有虛者崇煥斬其人兵幾變
公怒曰殺人片石未殺不以請旣殺不以聞其
有無激變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殺者何人
殺以何事徒曰奉撫院之令也監軍旣可奉撫

院之令而專殺督師又何煩尚方之劍乎公向所欲練崇煥之氣而大用之者此也公又調津門水兵以佐遼蓋用水之意決矣而水師甚單弱津門水師戰既不能守又無用故調之而適有余子章之事余子章者河西小堡也在錦右間經略西逃有曹恭誠楊文貴輩將少年數十守之東西虜交攻之終不下虜攻三日以爲水竭必降恭誠度城外井所直引其水脉進虜方

渴向內索水恭誠與之水且與之酒以示裕虜啗指去至是適撫虜王喇嘛自西虜還乃得寄訊公爲手書諭之曰爲爾痛哭恨未能卽親率大軍以爲援也乃資給之因以歲暮出精醪以犒關外諸將在關者雖大將不及也以激諸將出關癸亥春乃羅羣材分營制以聞大約以馬世龍王世欽尤世祿三大將列爲中左右部中部駐羅城左部駐南海右部駐北山以副帥趙

率教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
店紅花店在關西十里直一片石之衝姑養銳
於此出關則將以後部居前部之前以三千爲
營營有將有中軍有千總三有把總六有百總
三十如其營之兵數或稍盈詘於三千則百總
因之增損而千把總則設如額五營萬五千人
爲一部營名各繫以武在中部曰神威戡緯戢
右部曰寧襄定耀龍龍者水兵也右部曰振奮

英雄翼而左右部帥之標兵稱左右神武後部
曰驃驍扞捷衝驃驍以統騎扞捷以統步衝武
居中合步騎爲車營前部曰彰肅宣廣壯皆在
關以外其戍一片石者曰昭建靖修經各選核
立將疏略曰臣唯向來關城將領盡以白丁割
授亦有未經割授口報爲官輒以官從其請夫
責人以安危之大任而視其官爲可有可無何
以振天下之氣而得其半臂之用臣是以仰懇

天恩槩從題授令予而知榮乃奪而知辱蓋上操予奪可以定榮辱下懷榮辱可以一死生上悉從之先是公閱關欲巡寧遠爲在晉所沮及抵關每欲一詣之而諸大將吏自撫軍以外亦俱未履遼識寧遠也諸大將吏欲先往視然每更其期公於二月二十六日謂之曰君等欲按寧遠其期果安在曰是在睫下耳公曰以明日何如衆皆愕公曰此無容再計也次日卽出

關自前屯以外俱絕無人蹤人莫不危之公旣至前屯見率教已輯舊城使兵可巡行又扣兵虛日之餉盡以還官以易牛種以兵爲屯爲修爲練俱有次第而率教亦胼胝憔悴公大喜慰勞以所乘輿賜之召較事者語其詳使以上聞蓋是時上令較事者日隨軍爲報耳公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城中僅屋兩楹去瓦餘苦自他叢骨中得一敝几及木檠公爲詩紀之明日

督師紀略
馳至寧遠乃登首山遵控瓏而北轉灰山寨子
之前益諳其形勝非守此必不能守關以固京
師喟然曰好家居爲織兒撞破安得不致恨於
陸沉神州者乎 上念公久勞邊塞遣提督忠
勇營太監劉朝與副提督太監胡良輔紀用陶
文等督內臣四十五人齎白金蟒衣賚公因以
銀十萬蟒繡百五十疋犒將士及以內府器仗
佐軍公疏爭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且諸

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絀意兵馬之類聞
卽諸隨從不責備禮文交際而不能不參酌觀
閱之兵馬卽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
其爲慢天使遂無以仰答聖明慰勞邊臣之盛
心臣欲諸將吏俛首而事貴人則恐向來所培
養提掇以養其飛揚強毅之氣稍見於矚睫而
一旦頓銷鑠於內外交接之文又恐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之盛美且臣所深念更不在此兵不

可玩使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玩例或以暫而
爲久天下不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於兵事愆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常令諸
臣宣布 皇上德意無遂以觀兵爲威福以全
政體以昭國威 上報曰朕念卿輔弼重臣邊
關久駐特用慰勞併頒賞將士兼以神器兵仗
專使護行用壯軍威鼓勵士氣原非干涉別務

且臨遣申諭沿途不擾竣事卽還覽卿奏具見
周慎其尚悉朕意傳示將吏人等各安戎伍毋
得過計蓋是時魏忠賢已創內操故所遣內臣
皆主兵者已有中人觀兵之意故其出也慎簡
謹默非其故習而蓄意更遠故公惓惓以兵不
可玩使不可嘗而又以將吏交際之禮爲言
上得公疏益戒來使無敢旁及終公在事不敢
萌他念後劉朝爲忠賢所忌竟死於途而良輔

等津津用事及逆璫將圖不軌逐公去遂以紀
用陶文佐劉應坤以分督關寧薊門胡良輔出
督海外皆自此基之故人服公先識云公乃頒
上賜於七鎮將吏均大賚於關門兵士稍不足
數千金以前請帑益焉復勒石以昭異數